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五十二至五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仲耀淞

史傳三編卷五十二

大學士朱軾撰

循吏傳四

晉

王恂

王恂字良夫東海郯人大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嘗令袁毅嘗餽以駿馬恂不受

及穀敗諸受貨者悉被廢黜恂獨無所污自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數各有差其後小人憚役多樂爲之貴勢之門動以百數太原諸部亦以匈奴爲佃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

論曰經歌雅化類非俗吏之所優爲也然其教必本於經乃足以察乎人倫而協於天則當魏晉間崇尚莊老王何倡之諸名流靡然和之七賢八達之類何

可勝譏悔於是時獨能建學尊經尤足珍也

胡威

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父質少與蔣濟朱績知名江淮間以忠清仕魏至征東將軍荆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爲荆州時威自都往省貧無僕從身自驅驢每至客舍皆親樵爨既至見質停廄中十餘日辭歸質賜絹一疋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質曰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質帳下都督思結威好乃先威未

發請假實陰爲資裝於道要威既與威同行數百里每事資威威疑之誘問知爲都督即與以父所賜絹謝而遣之後以聞於質質杖都督除其名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流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質之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

將軍豫州刺史入為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寛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宜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大康元年卒謚曰烈

論曰史稱晉武寛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結綬者以放濁為通彈冠者以苟得為貴此威所為發憤而以過寛為諫者也帝既失之寛而時方以清談相

尚恥言實效故循良之績邈焉鮮聞若威克著清慎而又勤於政術可不謂吏道之良者乎抑觀威之傳而有感焉威父質賜絹一疋猶必問所從來以爲俸餘而後受之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子隨父任欺以成貪以至壞父名戾民事而不顧者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范晷

范晷字彦長南陽順陽人少游學清河遂僑居焉郡命

為五官掾歷河内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為侍御史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為司徒左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徵拜少府出為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氐羌蹈藉田桑失收比屋困敝畧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頼之元康中加左將軍卒子廣字仲將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天下方亂廣姊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為堂邑令丞劉榮者堂邑人

坐事當死而家有老母郡以榮付縣每至節廣輒聽榮曁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為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饑人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

論曰晷蘇雍州之困廣振堂邑之饑非有奇能異績也勸其農桑散其儲積而已故大田多稼而民有倉囷之羸者風之所以盛也田卒汙萊而野有鴻鴈之哀者世之所以衰也君子仁心為質惠撫其下善政

之基莫先於是矣

曹攄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婦不勝考鞫自誣服獄當決矣適攄至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歲夕攄行獄見衆囚愍之謂曰卿等不幸到此非所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蹔見家耶囚皆滌泣曰若

得蹔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保爲諸君任之至日果相率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恵明斷百姓懷之時大雨雪宫門夜失行馬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羣官咸謂不然攄曰宫掖禁嚴非外人所至必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以病去官復爲洛陽令及齊王冏輔政攄與左思俱爲記室冏嘗從容問攄曰天子爲賊臣所迫吾率義兵興復王室今入

輔朝廷或有勸吾還國者於卿意何如攄曰大王蕩平國賊匡復帝祚然道無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惟人事抑亦天理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沖精選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矣冏不納尋轉中書侍郎長沙王乂以為驃騎司馬乂敗免官起為襄城太守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月漸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攄為征南司馬使督參軍崔曠討流人王逌曠姧凶人

也譎攄前戰期為後繼旣而不至攄獨與逌戰于鄽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並奔喪會葬號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論曰寡婦非嘗有他志而為其姑所制也則何為而遽殺姑漢孟嘗傳所載上虞寡婦被誣鴆母事鴆與非鴆尤易辨耳乃彼必待嘗白冤於身後而此乃得攄雪枉於生存所遇異也至攄受譎戰沒與宋楊業事正相類潘美為翊運功臣乃與奸凶之崔曠同類

而並轍哀哉

丁紹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為人開朗公正歷官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於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惟廣平四境乂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全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未之官轉荆州南渡河至許而南陽王模為都督感紹留之啟為冀州以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

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羯賊為患紹捕而誅之號為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才足為物雄當官涖政每事尅舉視天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若王浚苟晞輩紹意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卒臨沒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

論曰紹既公正而善得民其用兵所向輙克使究其才用當與祖逖陶侃為輩浚晞瑣瑣何足齒數臨沒猶慷慨自負紹固人豪矣哉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少有操行以孝弟聞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為大傅參軍出補閭陽令元帝渡江為上虞令累遷東陽太守後以大司農豫討蘇峻有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曰今㴑名郡政將何先含曰王師歲動編户虛耗南北權豪競招遊食國㪷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後欲令户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

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顧公在事吳人斂手矣
未之官復爲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禄
勲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禄大夫于時
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
馮懷以問和和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或是諸君
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
仁人向者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邪郭璞嘗欲
爲和筮和辭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

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桓温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含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絶浮偽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

論曰含所歴以威恩為治其與王尊論治吳郡又何適於事宜邪驅游食使反田桑平世猶當以為首務況軍與國敝之日乎若其委命于天不媚權貴崇行

實而抑浮僞於東晉風聲波靡之時尤鮮其匹云

王藴

王藴字叔仁太原晉陽人孝武定皇后父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饑開倉廩䘏主簿請表上待報藴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於是大振貸之賴藴全者十七八焉以違科免官士庶詣闕訟之

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遷光
禄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藴以恩
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
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勸之乃受命頃之
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即本軍號加散
騎常侍藴以姻戚不欲在内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淛
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常侍如故藴素嗜酒末
年尤甚然在會稽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悦太元九年卒

年五十五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蘊不須報而稟餓民與漢第五訪相類然訪見褒而蘊左降君子因是有以論其世矣其援三代令典以辭恩澤卓哉高概偉識尤非可求於俗吏中者也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甄城人性至孝年十餘喪父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及執母喪哀毀過禮哭臨之時雙鶴

謦咄及祥練復有羣鴈俱集時人以為孝感嘗食䤈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伯鄰居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餐投筯為悲泣既而謂伯曰汝若居銓衡者當舉此輩人故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自弱冠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歠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凡坦之坐袁真事將被禍隱之時參桓溫軍事乞代凡命溫矜而釋之遂為溫所知賞拜

奉朝請再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累擢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禄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勤苦同於貧庶隆安中為廣州刺史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前後刺史多黷貨距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俗謂飲者輙懷無厭之欲隱之至謂所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於是清操愈厲及盧循冦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長子

贖之戰歿城陷出走為循所得久方得還裝無餘資家僅小宅數畝籬垣仄陋不容妻子劉裕欲為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遷中領軍常以竹篷為屏風坐無氈席每月得祿裁留身糧餘悉分賑親族時有困絶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義熙八年請老優詔許之九年卒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贈賜廉士以為榮初奉朝請時將嫁女謝石知其貧令移厨帳以助其經營使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歸自番禺

妻齋沈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其介如此子延之為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皆以廉慎為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弟潔清不替

論曰唐柳宗元嘗哀蝜蝂謂其以土自負致殃其生而不悟因以興夫世之以贓敗者若隱之之清操自厲雖若過於苦節要於吾身以内曷嘗有所亡哉貪世利以為身圖實賈世禍以為身殃是誠蝜蝂之投聞隱之風可以興矣

南朝宋

杜慧慶

杜慧慶交阯朱䳒人父瑗歷日南九德交阯交州太守有功義熙六年卒明年乃除慧慶繼瑗為交州刺史盧循之襲破合浦也徑向交州慧慶率文武六千人拒破之循復招餘黨結俚獠以進慧慶悉出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與循合戰放火箭焚循艦循艦俱然一時散潰遂斬循及循父嘏并其二子傳首建鄴以功封龍編

縣侯武帝踐阼進號輔國將軍其年又南破林邑遣使
獻捷慧慶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
淫祀崇修學校歲荒人饑則以私祿賑給為政纖密有
如居家由是威惠霑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
不拾遺卒贈左將軍以長子弘文為振遠將軍襲爵復
繼父為交州刺史弘文亦以寬和得衆元嘉四年弘文
已得疾被徵將行或勸以少待病愈弘文曰吾倚皇恩
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況被徵命而可晏然乎即輿

疾就路行至廣州卒朝廷甚哀之

論曰古之治天下至纎至悉也彼實推保赤之誠以行其政故經理籌畫非極於周詳而不容已也慧慶之為政其有古人之心乎弘文守藩嶠外三世樹德一旦聞命與疾赴召忠誠見於辭色尤可録已

劉秀之

劉秀之字道寳東莞莒人少時嘗與諸兒遨大虵虵來勢猛兒盡驚號秀之獨不動東海何承天雅相器異以

女妻之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有政績孝武鎮襄陽以爲撫軍録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壞公私廢業秀之修復之雍部由是大豐復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躬爲儉約以救饑饉先是漢川以絹爲貨秀之令用錢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元凶弒逆秀之即日起兵來赴襄陽孝武入定難遷爲益

州刺史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多者致萬金秀之心力堅正獨清潔家無餘財去梁之日折留奉禄二百八十萬付鎮庫此外蕭然其為政整肅遠近悅焉孝建元年南譙王義宣據荆州為逆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陽尹時縣官買物多不予直秀之極言其非宜不納還尚書右僕射議定隷人殺長吏科或謂遭赦宜以徙論秀之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殺官長而遇赦以徙論與悠悠殺人者何異為

宜長付遠方窮其天命家口補兵從之後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徽爲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成

論曰秀之處富饒之郡而能以清著可謂廉吏其赴國難拒逆謀義形於色抑亦忠矣夫吏民於官長亦有君臣之分焉峻爲之防乃所以益嚴堂廉之辨秀之之議法其即鷹鸇逐雀之意也夫

南朝齊

傅琰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美姿儀仕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賜爵新亭侯元徽中遷尚書左丞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為山陰令有二姥爭團絲姥各別業其一賣針其一賣糖琰令挂團絲鞭之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問何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先是琰父僧祐嘗令山陰有能名至琰復再任著績時言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

示人昇明中自縣擢爲益州刺史齊建元四年徵爲驃騎將軍黄門郎永明中爲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内史行荆州事卒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劉闓慰晉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何敬叔故鄣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琰子𩡧復自吴令歷山陰令有能名建康令孫廉嘗問𩡧曰聞丈人發姦擿伏如神何以至此𩡧曰無他也惟勤而清耳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凝滯欲不治得

乎㓨天監中位至驃騎諮議

論曰君子不能使民無訟而至於聽訟化之衰也然情僞微曖其變千狀非中正明達果斷則亦不能聽也琰之樀伏不過以情理推求而遽得神明之譽㓨本清勤以論其理嗚呼斯其爲諸傳之理縣譜歟

范述曽

范述曽字顗彦吳郡錢塘人好學嘗從餘杭吕道惠受五經齊初爲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太子步兵校尉帶開

陽令述曾為人謇諤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盡用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為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焉明帝即位遷永嘉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吡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為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諸凶黨繈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勵志清白不受餽遺及徵為游擊將軍郡送錢二十餘萬卒無所受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入梁

以為大中大夫述曾平生所得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天監八年卒所注有易文言後吳興丘師施為臨安令亦以廉潔稱當時以比述曾

論曰述曾之經術直氣皆有足稱匪獨吏治也恩信所感至化凶黨為編戶亦豈硜硜廉介自好者所可庶幾當時論者以述曾方汲黯復以師施比述曾有以也然濡迹齊梁隨波逐流而不知怪君子不免有遺憾焉

南朝梁

夏侯夔

夏侯夔字季龍譙郡譙人由大匠卿累遷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嘗帥二將軍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夔乃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遂降顯伯聞之夜遁由是義陽北道與魏絕及郢州刺史元顯達降詔改為北司州以

夔爲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縣侯大通六年轉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内賴之初夔兄亶亦任豫州有恩惠於是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强爲當時最盛性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尤以此多之卒於州謚曰桓

論曰衛文公當破散之餘再立社稷無他道也其在詩曰星言夙駕稅於桑田斯騋牝所以三千也夔備屏藩於南北分疆之時武略既振復能留心民事用克懷柔遠近保固邊圉庶幾衛文之遺烈焉

張緬

張緬字元長范陽方城人弘策之子也自幼即為外祖劉仲德所器異謂方有海內令名甫十歲弘策從梁武帝舉兵向都緬留襄陽每聞軍勝負輒憂喜形於顏色

及弘策遇害居喪過禮服闋襲封洮陽縣侯起家秘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取文案試令斷決見其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手不輟卷有質疑者隨問輙對畧無遺失會武帝令徐勉擇可充殿中郎者勉舉緬頃之為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歿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禄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並以供母振遺親屬累

載所蓄一朝隨盡私室常閒然如貧素累遷豫章內史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後為御史中丞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武帝圖其形於臺省以厲當官坐事左降黃門俄復舊任遷侍中未拜卒

論曰鉤距之設吏道之衰也夫賢者不逆不億鉤距之為逆億也大矣上任術以御下下必狡而相遁是官民相率而為偽也豈曰能賢君子開誠以平其政故厥心日休而明俗亦返於醇矣其風顧不尚耶

南朝陳

褚玠

褚玠字温理河南陽翟人美風儀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好豔靡先達多以才器許之起家王府法曹累遷太子庶子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史皆以贓污免高宗患之謅良宰於中書舍人蔡景歷景歷言玠亷儉有幹用乃除玠戎昭將軍山陰令時舍人曹義達為高宗所寵縣富人陳信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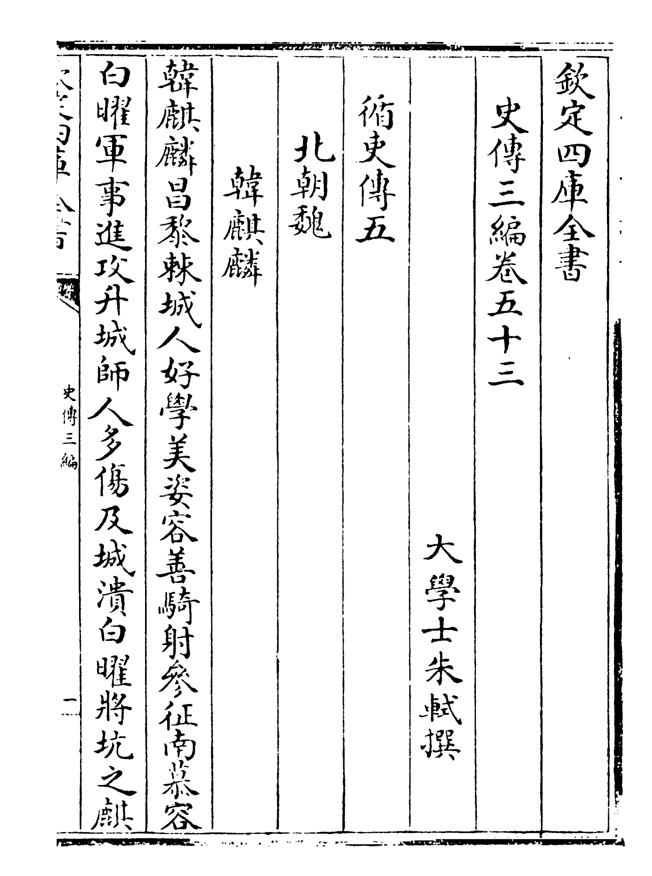
勢横暴玠乃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民股慄莫敢犯者信卒因義逹譖玠免官玠在任歳餘守俸禄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自給或以嗤玠玠曰吾委輸課冣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踞蹐若謂不能自潤脂膏者則如來命時人以為信然太子知玠無還裝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太子愛其文辭令入直殿省十年除電威將軍淮南王長史頃之掌東宫管記十二年遷御史中丞卒年五十二玠剛毅有膽決善騎

射嘗從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虎玠引弓射之再發皆中口入腹其虎遂斃及為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自梁末喪亂朝章廢弛玠方欲改張大為條例綱維略舉而編次未訖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見重於時

論曰高宗患山陰多豪故簡而用玠玠試政逾期竟以鋤豪敗以此任之復以此罪之安得展其力用哉當陳之時循良之風益衰惟玠治縣有幹用之才立

朝有繩直之稱故錄焉

史傳三編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五十三

大學士朱軾撰

循吏傳五

北朝魏

韓麒麟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好學美姿容善騎射叅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

麟諫曰今方進趣宜示寛厚勍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白曜表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及攻戰具軍資無乏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請守宰有闕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

庶華族蒙榮良才獲叙因以懷德安土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畧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今京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餧今秋京都遇旱而穀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

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樸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廵行臺使歲一案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戸貫租賦輕少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惟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如此卒謚曰康

論曰善夫麒麟之論時務也人情莫不貴貴而惡賤

苟華衣繁飾即可襲為士大夫之容則氓隷處無不竭貲傾家以求所謂華衣繁飾者矣雖欲率儉其道無由惟立之格式辨為等威則章服之貴不係於絲衣韋布之賤不因乎草服是貴者不必以奢而成貴賤則雖奢亦無改乎其賤也此民志所以定不期儉而自儉之善術也至課農積穀皆三代盛時所惓惓為民早慮者實理物之常軌為政之所先北魏名臣經濟如麒麟比者希矣豈直良吏云爾哉

李平

李平字雲定頓丘人涉獵羣書好禮易有大度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累遷太子庶子請郡自效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徵行河南尹為豪右權戚所憚及宣武將幸鄴平表諫以為洛邑俶營根基未就實宜安靜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水旱之備不從尋為相州刺史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郡中聰敏者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講堂親

為立贊先是臺使多好侵漁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會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為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討之宣武臨遣平曰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歔欷流涕平曰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師之任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鉦非陛下之事平進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遂定進破愉於

冀州城南遂圍城愉奪門走追禽之乃使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加散騎常侍為高肇王顯所陷除名延昌初復除定冀二州刺史先是良賤之訟頻年繁積平請不問真偽一以景明年前為限於是獄訟衰少武川饑鎮將任款擅開倉賑恤為有司所繩當免官平奏救款特見原平高明强濟所在有聲但頗以性急為累還中書令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及任城王澄為理定冀之勲乃封武邑郡公時梁將趙祖悅逼壽春諸將乖貳攻之

未克乃以平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平嚴勒水陸尅期齊舉諸軍憚之無敢乖互遂破梁軍竟斬祖悅送首洛陽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卒謚文烈

論曰平處機密則為國腹心臨軍旅則為時干城豈獨以吏績見哉當其時南北紛紛競尚西方之教而平獨能修學立師誘誨其民又知宗孔氏以定其統

遂使丹青之所畫卒為學宫祀典之所因詎非以孝文稽古禮文風聲日正故承流者耳目漸染其所崇好亦為之翻然一變耶

張華原

張華原字國端代郡人為驃騎府法曹叅軍遷大丞相府屬尋除散騎常侍奉使入關宇文泰愛之有拘留之意謂曰若能屈驥足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殞首而已不敢聞命泰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歡以

華原久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累遷兗州刺史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州廣布耳目境內大賊及鄰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繫囚千餘華原料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惟餘重罪數十人華原各給五日假曰期盡速返也囚等皆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至是猷山中忽有六駁出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

不號慕為立祠四時祭焉

論曰當東西魏時兵革日興生民之隘狹甚矣於是散為盜賊豈不樂生聊以緩死焉耳君子哀矜之不暇若一切草薙而禽獮之傷於仁矣華原懷附新降化盜為民仁心所全不已大乎

北朝齊

崔伯謙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高歡召補相府功曹稱曰清直

奉公眞良佐也遷瀛州别駕高澄輔政以爲京畿司馬時族弟暹方居寵要伯謙以雅道自居非吉凶未嘗造暹齊天保初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改用熟皮鞭鞭人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以太守治政人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易鞭鞭布威德人無争客曰既以德化何更任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及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以弟仲

讓仕於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太守下車道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恒處上第徵拜銀青光禄大夫伯謙少讀經史平生容止儼然未嘗有慍色親朋至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為儀表卒謚曰懿

論曰班固有言刑罰不可廢於國鞭笞不可廢於家為頑梗者言之也伯謙之用熟皮鞭與漢劉寬之用

痡鞭意正相類然長吏反以此憚其威嚴故威行而人知恩者亦恩行而人知威也刑罰鞭笞聊以濟威可耳若夫不怒之威當不關此

蘇瓊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强人嘗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高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軍府僚有推幷州盜事者所疑賊已拷伏惟未得贓澄更以付瓊

瓊乃别推得賊盡獲贓驗澄大笑樂還南清河太守瓊性清慎至部盜賊止息或外境姦非從界行過者無不捉獲零陵人魏雙成失牛疑為村人魏子賓所竊瓊一問知子賔見枉即釋之雙成哀訴曰尚釋子賔則民何從得牛瓊不應已乃别訪得盜郡人皆服自是畜牧不收鄰郡富家多將財物寄瓊界内以避盜平原妖賊劉黑狗事發徒黨牽連瓊所部與平原接壤無一人染其辭者時尤服其德績郡民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

所援証至百人瓊召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淚下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引咎一人分異已十年及是感悟還復同居焉常以春日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諸吏文案之暇輒令受書又禁斷淫祠婚姻喪祭皆敎以儉而衷之禮其兵賦次第竝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齊天保中郡界大水瓊貸粟於富家以給饑者咸撫其兒子曰

府君生汝在郡六年常為天下尤最遭憂解職尋起為司直廷尉正時宋世軌為少卿亦有名侍中為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號為寺中二絶及趙州清河連有反獄前後皆以付瓚事多申雪尚書崔昻謂曰欲立功名當思餘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瓚正色曰所雪者寃枉不放反逆昻大慙京師為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舊制以淮禁商販不聽輙度時淮南歲儉瓚

請聽糴淮北及淮北饑復請通糴淮南自是商販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為大理卿而齊亡入周為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論曰積之濟饑所具二法當在清河貸諸富者所以酌劑其盈虛也及在徐州糴諸鄰界所以懋遷其有無也朱子之賑南康荒政無不舉其大端亦惟通商勸分而已通商故鄰無遏糴而客米雲集勸分故境無居奇而舊穀益出殆權輿於積法而行之者歟

裴延儁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涉獵墳史舉秀才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洗馬齊宣武即位為中書侍郎值帝專心釋典延儁上疏諫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儁獨著一堂之論明帝時拜幽州刺史范陽郡故有督亢渠漁陽燕郡有戾陵諸堨久廢莫修時水旱不調延儁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餘萬畝為利十倍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

校禮教大行人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後歷
官至吏部尚書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其子元直敬猷並
有學尚與同死
論曰昔曹操軍出無終阻於濘滯田疇曰此道秋夏
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可知幽壤水潦
之多自古已然當周名公之國於是也其時溝澮葢
詳焉後世闕而不講乃諉於北土高燥水不足用觀
延儁之所修復為利十倍可以關其口矣

北朝周

裴俠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解褐奉朝請累遷東郡太守及孝武疑高歡徵兵河南俠率所部赴洛陽授左中郎將俄而孝武西遷俠將從行而妻子猶在東郡鄭偉謂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吾既食人之禄寧以妻子易圖忠義之道庸可忽乎既入關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從戰沙苑有功拜行臺郎

中王思政鎮玉壁以為長史後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惟菽麥鹽菜吏民懷之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不為也悉罷之因并罷供役丁夫亦三十人但量收其庸直以市馬歲月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守文泰泰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今衆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乃厚

賜俠朝野歎服號為獨立君俠又撰九世伯祖貞侯傳以為裴氏清公自此始欲後生奉而行之從弟伯鳳世彦時並為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當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為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歿流芳於典策今我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伯鳳等慙而退九年入為大行臺郎中居數載連拜郢祏二州刺史徵為雍州別駕周孝閔帝

踐阼除司邑下大夫遷民部中大夫主倉吏多隱沒積年至千萬俠勵精發擿數旬之內姦盜略盡轉工部司空錢物所隱費數亦至五百萬其吏李貴知俠清嚴懼罪責乃於府中悲泣俠聞之聽其自首其肅遏姦伏皆此類俠所居屋風霜不蔽帝知之矜其清苦為起宅并賜良田奴隸耕牛糧粟莫不備足縉紳咸以為榮武成元年卒謚曰貞河北吏民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

論曰俠從魏帝西遷不顧妻子忠矣及為牧守又能以清自律於是蘇綽嘗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論吏治曰身不能自治而欲望治百姓是曲表而求直影也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是無的而責射中也故必心如清水行如白玉若俠之操庶能充斯語者耶

薛愼

薛愼字伯護河東汾陰人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起家丞

相府墨曹參軍宇文泰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之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讀書慎與李㦸等十二人實應其選復使慎為學師以知諸生課業累遷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是時慎兄善亦任工部並居清顯時人榮之周孝閔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封淮南縣子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為湖州刺史界雜諸蠻常苦刼掠慎乃集蠻豪宣朝旨令首領每月

一參或須言事不時輙見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期年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子娶妻雖父母在即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化人者也此非惟氓俗之失亦牧守之罪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諭所部有數戶蠻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者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盡革舊俗尋為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

家

論曰語云以言感人其感已淺慎勸誡諸蠻而諸蠻景從者誠心爲之質也父子之愛得之最先雖虎狼猶不泯況諸蠻乎慎先之以誘導加之以激勸靡然向風革俗而從化何其易耶

隋

梁彦光

梁彦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

禮仕周至柱國青州刺史及隋受禪為岐州刺史兼領宮監後轉相州彦光之治岐也岐俗淳質以静鎮之所部大安嘉禾連理出於州境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如故治以政不理坐免歲餘起拜趙州刺史彦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以為相州刺史豪猾聞彦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彦光下車發擿姦隠有若神明豪猾

皆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戸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陂妄起風謠詐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獘乃用秩俸招致大儒每鄉立學非聖賢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臨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若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則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又為舉行賔貢之禮祖之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彥光弗

之罪惟將至州學使觀韓伯瑜像為說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年衰對母悲泣之事通感悟悲媿若無容者改過勵行卒為善士吏人感悅畧無諍訟卒官謚曰襄

論曰夫子論政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以至聖治齊必待再變者習染深錮非先革其俗不能行其化也譬療病而過厲疾不投以猛孥袪邪之方而遽養以中和必不療矣洪範曰彊弗友剛克此三代之治法也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有諍訟者輙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引咎去所得祿用賑窮乏百姓感其德更相勸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諍訟衰息獄無繫囚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送之數百里不絕遷為臨頻令清明善政為天下第一高頻言狀上召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多矣卿獨能異於

衆顧侍臣曰若不殊奬何以勸人於是優詔拜莒州刺史

論曰誠者體恕者用愼斯術也以往雖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尚當不疑於所行況郡縣乎曠之里居史猶不具故治迹亦多闕要爲吏者法其誠恕焉斯卽曠矣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州使送流囚李

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流人法加枷鎖援卒傳送伽行次滎陽憫其辛苦呼因謂曰若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宜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耶參等辭謝伽復曰若等雖犯法枷鎖亦大苦辛吾為若脫去各行詣京能不違期乎因皆拜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鎖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即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悉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名見與語稱善久之悉召流人并令携

負妻子入宴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賊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内亂離德教廢絶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為雍令有能

名

論曰開皇之治簡覈吏職故其時戸口大蕃民得休息東漢以還於斯為盛伽之脫囚固不可為常格要其誠心所感不可誣也帝緣是下深厚之詔以課吏而導民雖漢文之訓詞何以加焉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代人也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為周衛王侍讀武帝逼於宇文護與衛王謀誅之王常使平

通意於帝護誅拜開府儀同三司宣帝時遷少司寇平與隋文帝情好欵洽及文帝爲丞相恩禮彌厚賀若弼鎮壽陽文帝恐其懷貳遣平代之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京師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各以貧富爲差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後轉工部尚書有人告大都督邴絡非毀朝廷憒憒者上怒將斬之平諫乃止因勑羣

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尋除汴州刺史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乃遷平爲相州甚有能名在州數年坐事免俄復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吏部尚書卒官謚曰康

論曰歷代建倉以備歉者惟漢之常平隋之義倉最著常平積之自官義倉斂之自民校其利獘各有短長焉義倉則懼有司之勒民出粟或因以多科也然

民儲粟而還散之民則於散時為便常平則懼有司之拘守公令或賑給後事也然官有粟而還儲之官則於儲時為便要是二策皆所以為國養民政之善者也得良吏以行善政斯皆無弊矣平糴民生多艱建為是策其歷州郡有聲稱也宜哉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仕周至内史上士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後轉駕部侍郎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從

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舉家逃避父子夫妻不相視養孝義道絶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因遣人分檢部内有疾者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公義親設一榻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病者悉痊於是召其親戚喻之曰死生有命不關相染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安得生耶諸病家子孫皆慙謝後遇疾者爭欲就使君親屬

固留養之始相慈愛合境呼爲慈母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決斷咸盡方還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惟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或問未得情應暫入禁者公義即宿聽事不還閤曰刺史無德導人尚令百姓繫於囹圄敢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有相訟者閭里父老遽相曉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往往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海皆苦水災境内犬牙獨無所損仁壽元年充揚州道黜陟大使

豫章王暕恐其官簽犯法使人迎囑公義公義惟曰不敢以有私及至皆無所縱捨暕銜之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為黃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絕其後帝悟除為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為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

論曰俗吏之於刑獄雖雀角鼠牙輙亦託辭審慎淹留囹圄久者或至經年一人淹獄佐證皆不遑息使

使耕桑者失其時工賈者失其業豈獨受縶者幽憂於牢犴巳哉公義下車百務未逮獨皇皇於斷遣滯獄仁心為質可以風矣

魏德深

魏德深弘農人為文帝挽郎累遷貴鄉長為政清静不嚴而肅煬帝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責成郡縣於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惟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及盜賊羣起

武陽諸城多陷惟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輒復徵發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如是者數矣鄴城營造皆聚工役於聽事吏人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辨德深各問羣工以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惟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百姓茲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歔欷流涕語不成聲及赴館陶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

有猾人趙君實與元寶藏深相結前後令長無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君實屏處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艱難詣闕請留德深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㑹持節使者至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之貴鄉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及越王侗徵兵寶藏遂令德深率兵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每念親戚輒出都門

東向慟哭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歸易耳何自
苦其人皆垂泣曰從魏明府來何忍棄去豈以道路艱
阻哉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歿於陣貴鄉館陶人懷
之不忘
論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蓋言苛切之政行則人益
懈而事多隳觀德深所以修辦器械不繩督而功多
其語益信德深所居見慕所去見思至使館陶輕違
其鄉武陽忍棄其戚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德深

有焉

史傳三編卷五十三

史傳三編卷五十四

大學士朱軾撰

循吏傳六

唐

李素立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仕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

搖則人無所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上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上曰要而不清復擬秘書郎上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初突厥鐵勒部内附即其地爲瀚海都護府詔素立領之於是闕泥孰别部數梗邊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夷人感其惠競獻馬牛素立又不受乃開屯田立署次邊人益畏威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出

為綿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將行還所餘儲粻於州齋

家書就道會卒謚曰平

論曰刑書之鑄道之衰也況復棄而不用是徒任一

時之喜怒以制萬姓之生死也素立諤諤一言高祖

既嘉異之又從而優擢之唐室之興不亦宜乎其禦

邊戢兵以招攜開屯以益備威恩並樹瀚海為池厥

功懋矣

薛大鼎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隋時以父粹坐漢王諒黨
被誅大鼎亦流辰州用戰功得還唐高祖入關大鼎謁
見於龍門因說高祖軍永豐倉就食傳檄遠近據天府
示豪傑形勢為拊背扼喉計高祖奇之授大將軍府察
非掾出為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廩趙郡王孝
恭討輔公祏引為饒州道軍師以功遷浩州刺史貞觀
初徙滄州無棣渠久廞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
滄人歌曰新溝通舟檝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

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漳衡三渠泄汙潦水不爲害初唐興承隋亂離剗祓荒荼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及太宗立下詔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録姓名於屏風臥興對之得才否狀輙疏於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内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以故官得其人民去愁歎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爲冀州暨大鼎皆有治名河北號爲鐺脚刺史永徽中遷行荆州大都督長史卒謚曰恭

論曰守令之官雖古者都邑下士之職然所受寄實與邦君等重一吏失人輙一方受害是以願治之主必以遴擇守令為兢兢昔漢宣興而龔黄輩出唐宗作而薛賈有聲豈不以表端者無曲影源澄者無汙流吏治清濁寧不由於上心哉寧不由於上心哉

賈敦頤

賈敦頤曹州寃句人性廉潔貞觀中數歷州刺史嘗盡室入朝車馬羸敝道上不知為刺史也久之為洛州司

馬以公累下獄太宗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況臣得事其君乎遂原之徙瀛州刺史州滹沱滱二水歲溢溢壞室廬浸洳數百里敦頤為立堰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為饒陽令與瀛接壤政清静吏民稱美舊制大功之親不連官獨敦頤凡弟治行相高以故不徙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踰制敦頤舉沒三千餘頃以賦貧民姦擿伏下無能欺卒於官咸亨初敦實又為洛州長史以寛惠得

人心洛陽令楊德幹尚酷烈常杖殺人敦實喻之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為稍衰減始洛人為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歷懷州刺史有美跡永淳初致仕病篤子孫迎醫敦實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

論曰富連阡陌而貧無立錐政之不均莫甚於此然自國不侯封地不井授而欲為計口賦田勢必不行

故自漢以來少知治體者無不以限田占田均田之制為急若倣古遺意定為之限更經界其田閒水道以漸復溝洫之利庶國無甚貧之民而禮樂可興矣

陳元光　珦

陳元光字廷炬光州固始人生而頴異博通經史年十三領鄉薦第一總章二年父政為嶺南行軍總管鎮綏安元光隨入閩父卒代領其衆會廣寇陳謙連結諸蠻攻陷潮陽守帥不能制元光以輕騎討平之永隆二年

盜起攻南海邊郡元光提兵入潮伐山開道潛襲寇壘俘獲萬計嶺表悉平還軍於漳事聞進正議大夫嶺南行軍總管垂拱二年上疏言七閩宜增為八請建一州漳潮間以控嶺表駐刺史領其事朝議以元光父子久牧茲土蠻畏民懷令其兼秩領州遂建漳州漳浦郡邑於綏安地進懷化大將軍世守刺史自别駕以下得自辟置元光復疏山林無賢而部曲子弟馬仁等多幹略請授為司馬等職詔從之廼率仁等剪荊棘開邨落收

散亡營農積粟興建陶冶通商惠工奏立行臺於四境不時巡邏由是北距泉建南踰潮廣東接島嶼西抵虔撫方數千里無桴鼓之聲先是巽父政於雲霄山望氣者指其塋域有王氣元光亟徙之大溪峯後巽祖父母承重結廬守制三年帥事一付別駕許天正已而蠻冦復起於潮潛抵岳山元光帥輕騎討之援兵後至爲賊將藍奉高所刃而卒時景雲二年也百姓哀悼相與制服哭之事聞贈鎮軍大將軍世有褒祀子珦

珣字朝佩自幼不羣從許天正受學萬歲通天元年舉明經及第授翰林承旨直學士及武后稱制上疏乞歸養使主漳州文學龍溪尹席宏聘主鄉校迺闢書院於松洲與士民論説典禮是時州治初建俗固陋珣開引古義於風教多所裨益元光戰沒珣哀毀頻絶廬於大峙原墓左每泣見血朝命以嶺南多故令奪情代州事珣懇辭終喪先天元年釋吉乃視州事開元三年率武勇銜枚緣阻夜襲巢峒斬藍奉高首級幷俘餘黨還州

治於李澳川即今漳浦縣治也為刺史十餘年剪除頑
梗訓誨士民澤洽化行十九年登王維榜進士表辭封
爵不允二十五年乞休復尋松洲別業聚徒教授天寶
元年卒子酆孫謨世為刺史皆有賢名謨復徙州治於
龍溪云
論曰元光承父政之後披荆棘剪草萊削平羣盜首
闢漳州方數千里閭始則無伏戎之警終則政教大
行將略吏治可謂兼之矣珣當武后之朝疏請終養

其高尚之志上游雲霄迨父死於賊詔代父任而必待終喪既終喪而即復父仇守漳二十年威惠懋著蓋其生平所得於講學者深矣

裴懷古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邽主簿頻遷監察御史姚巂蠻反命懷古往輯之懷古申明誅賞歸者日千計俄縛首惡遂定南方恒州浮屠為其徒所誣告坐祝詛不道武后命誅之懷古為申析后不聽懷

古曰法與天下晝一臣豈得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寛之后意解得不誅閻知微之使突厥懐古實監其軍突厥欲官之懐古不肯拜將殺之辭曰毀節以生毋寧守節以死請就斬不避也遂囚軍中既而得亡然素尫弱不能騎宛轉山谷間僅達并州既還遷祠部員外郎姚巂諸酋叩闕下願得懐古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懐古為桂州都督招慰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

諭禍福賊迎降自訴為吏所侵故反懷古知其誠欲示不疑以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獠夷雖親備之且不信奈何易之懷古曰忠信可通神明況裔人耶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雖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盡平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為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為并州刺史而崔宣道代為長史并人知懷古還攜扶老稚出迎而宣道亦野次懷古不欲厚媿宣道使人驅迎者而來

者愈衆其得人心類如此俄轉幽州都督善於綏懷兩番將舉落内屬會以左威衛大將軍名而孫佺代之佺不知兵遂敗其師未幾卒官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國名將云

論曰懷古忠以抗北庭之招信以撫南獠之叛迹其守節定亂固慷慨英多人也而史乃稱其尫弱不任騎其宛轉山谷僅而獲免也事同盛彥師及造壁納降則與曹王臯相類彥師義士而臯才臣懷古實兼

之矣

韋景駿

韋景駿京兆萬年人中明經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舊防雖峭以迫漕渠隨決壞人苦之景駿相地埶益南千步别築鄣水至堤址輙去其北燥為腴田又發長橋維艚以梁其上功少費約後遂為法方河北饑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徙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

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以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當時治有名者景駿與清漳令馮元淑臨洺令楊茂謙三人景駿後數年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雖小兒亦與焉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鄣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為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為

諸生貢舉通滋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奉天令未行卒

論曰禹貢一篇無鄣水之法惟曰九澤既陂陂乃鄣也夫澤為止水鄣之可引為灌漑而不貽後灾若江河洪流未有鄣之而得資為永利者也然河水所經泛溢為害勢又不得不出於鄣鄣之之方惟有遠水為堤使駭濤之至綽有容納之區庶隄防可保不至朝鄣而夕潰當七國時梁實濱河業已有堤而前志

載其堤距河且數十里以知即不得已而為鄭亦斷不宜與水爭地也北之鄭水其性略似大河景駁鄭之益南千步其有見也夫

尹思貞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以明經調隆州參軍事屬邑豪蒲氏驁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擿其姦贓萬計卒論死部人稱慶遷明堂令以善政聞擢殿中少監檢校洺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循撫境内獨無擾

遷秋官侍郎忤張昌宗出為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為矦知一副知一亦厲威嚴吏為語曰不畏矦卿杖秖畏尹卿筆神龍初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固爭乃決杖流嶺南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思以他事劾思貞思貞謂曰公為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諂附姦臣圖不軌令將除忠良以自恣耶承嘉懟怒思貞竟出為青州刺史黜陟使路敬潛至部見績蠶至歳四熟歎曰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

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僕射竇懷貞護作金仙玉真二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答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闔門待罪帝知之特詔視事懷貞誅拜御史大夫累遷工部尚書致仕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謚曰簡思貞前後為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聞

論曰思貞責懷貞以媚上害下夫媚上未有不害下

者也思貞正直不阿權寵故歷試郡部所至有聲洪範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古之有猷有為有守者如是

倪若水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劍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為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為汴州刺史政清淨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行上遣中人捕鵁鶄溪

鵡於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為園籞之玩自江嶺達京師水舟陸齎飼以魚蟲粱稻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耶上手詔襃答賜帛四十段悉放所玩擿中人罪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重内任雖以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騶僕未幾入為戸部侍郎復拜右丞卒

論曰若水直言格非使百姓不被徵發之擾人主不招怨讟之聲所全至大然君子循分輸忠内外之任寧有擇哉以若水之謇謇而猶云爾豈誠未能免俗抑願出入禁闥拾遺左右與汲黯之用心其致一耶

元結

元結字次山濮州人父延祖再調舂陵丞輒棄官去及安禄山反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及卒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

稍長折節向學事元德秀成進士復舉制科肅宗問天下士於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薦結可用召詣京師問所欲言結上時議三篇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胔於泌南名曰哀丘帝將親征史思明結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功遷監察御史裏行俄參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

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詎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乎將士父母宜結以衣食瑱納之瑱誅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侍親歸葬上授著作郎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户裁四千結到官未五旬諸使調發符牒二百餘函結以民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為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騷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尚多寇盜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

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供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容管經略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民樂其教加左金吾衛將軍罷還京師年五十卒

論曰結有詩云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

令蒙責固其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
官不愛能適時此結自叙在道時事也至心懇到惻
然動人韓愈所謂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
感觸使我復辛酸者是詩之類也要結平生行事可
謂仁心爲質者矣

吳湊

吳湊濮州濮陽人章敬皇后弟也以后族賜官封湊固
執謙畏辭尊就卑爲檢校賓客𤋮家令累進左金吾衛

大將軍甚見委信是時令狐彰田神功等繼歿其下乘
喪搖亂湊持節慰安汴滑裁所欲為奏各盡其情亦度
朝廷可行者故軍中驩附及上將誅元載顧左右無可
與計召湊圖之卒收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等皆當從
坐湊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縉等由是得減死德宗初
出為福建觀察使以清勤稱宰相實參憾之數加毀短
帝召驗參言不實帝以此不直參改湊陝虢觀察使擢
領宣武節度使猶以為參所阻還為右金吾衛大將軍

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過京兆尹韓臯罷之而以湊代臯湊為人强力劬儉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苦宫市强估取物有司附媚中官無敢爭湊見便殿獨陳其非便又言諸禁兵資課太繁宜有觸省帝皆可之初府中以湊貴戚子疑其不諳簿領每伺其將出遮湊取決幸倉卒得容欺湊叩鞍一視指擿晝中其獘衆乃驚服不意湊精於裁遣如此僚史非大過不榜責召至廷詰服原之其下傳相訓勗舉無稽事文敬太

子義章公主之喪帝悼念命厚葬之湊乘間極爭或勸止湊湊曰上明睿憂勞四海不以所鍾愛而疲民以逞也顧左右鉗噤不言耳吾反復啟寤幸一聽之則民受賜不少矣進兵部尚書及屬病不內醫巫不嘗藥家人泣請湊曰吾以庸謹起田畝位三品顯仕四十年年七十一尚何求自古外戚令終者可數吾得以天年歸侍先人足矣遂卒謚曰成先是街衢多蒔榆湊以榆非人所蔭玩令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行人指樹懷之其

任中外未嘗以罪罷爲世外戚表云

論曰湊之爲京兆上則革朝政之非下則化羣吏之黠至使後之人追思其德幾與甘棠等烈可謂救時良牧矣其鑒古外戚之禍順化以盡靡慼於生死之際卓識定力蔚爲世表豈但錚錚於鐵中已哉

崔衍

崔衍字著深州安平人父倫有孝行安祿山反倫陷於賊不汙僞官閒使子弟表賊事實應中以右庶子使吐

蕃爲吐蕃所留閱八歲終不屈乃聽還代宗見之爲感
動嗚咽衍天寶末擢明經調富平尉繼母李氏不慈倫
自吐蕃歸李故敝衣以見倫問故曰衍不吾給倫怒將
鞭衍衍涕泣無所陳倫弟殷趨白其實倫乃悟由是諧
無所入調清源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觀察使馬燧表
其能徙美原歷蘇虢二州虢居陜華間賦數倍入衍以
爲太重將白之時裴延齡領度支方務聚斂私止衍衍
不聽遂奏州部多巖田又當郵傳劇道屬歲無秋民舉

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不憂卹也陛下拔臣大州寧欲使視民困而顧望不言哉德宗公其言為詔度支減賦遷宣歙池觀察使簡静為百姓所懷幕府奏聘皆有名士後多顯於時年六十九卒衎儉約畏法室無妾媵祿入周於親族葬埋嫁娶倚以濟者數十家及卒不能藏喪朝賻帛三百段米粟稱之先是天下以進奉結主恩州藏耗竭韋臯劉贊裴肅為之倡贊舊貢金錫凡十八品皆

倍直市於州民匱多逃去及賛死衍代悉蠲革之居十年嗇用度府庫充衍路應為觀察使以衍有恵在民言狀元和元年詔書褒美賜一子官謚曰懿

論曰延齡以聚斂逢主之欲雖忠賢如陸贄加以枉契於艱難一與之忤貶黜以死衍乃能正言悟主為號人輕倍入之賦而延齡不得沮焉其蠲革例貢金錫不以進奉結主恩所自位置為益高矣

吕元膺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姿儀瓌秀有器識始遊京師謁齊映映歎曰吾不及識婁師德郝處俊殆斯人類乎策賢良高第累官右司員外郎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自白父母在以歲旦不得省爲恨因而泣下元膺惻然爲戒還期悉釋械歸之吏白不可元膺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果如期而反自是羣盜感媿率避境去元和中累擢給事中俄爲同州刺史旣謝上問政事所對詳明上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讜言宜留左右奈何出之

李藩裴垍皆謝曰陛下及此實宗社無疆之休乃留元膺給事左右未幾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甞夜登城守者不聽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爲大將入拜尚書左丞時度支使潘孟陽太府卿王遂交惡有詔各予别除元膺上其詔請明枉直以顯褒懲又江西觀察使裴堪按虔州刺史李將順受賕不覆訊而貶元膺請遣御史按問宰相不能奪其執法堅正皆此類遷拜東都留守東都有李師道留邸邸兵

與山棚謀竊發事覺元膺禽破之始盜發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恃元膺坐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舒人賴以安東都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人業射獵不事農遷徙無常率趫悍善鬬號曰山棚元膺始募為山河子弟使衛宮城以覊縻之改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姑息獨元膺秉政自監軍及中人往來者無不嚴憚入拜吏部侍郎正色立朝有台宰望處事裁宜人服其有體以疾改太子賓客居官始終無訾年七十二卒

論曰元膺臨事識定而才優庶幾古之重臣其入爲執法出當保釐大抵以直受知然守者一言之正輒擢大將以此知元膺之能受言也惟能受言者能獻言元膺之爲人其高概略可想見云

韋丹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早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調安縣令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順宗爲太子召爲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

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私覿官丹曰使外國不足於貲宜上請安有貿官受錢耶即具疏所宜費上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為隷始築州城屯田二十四所教種茶麥仁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以為法廢人慢當濟以威今不誅闢則可使者惟兩京耳憲宗褒美之會闢圍梓州

乃授丹劍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丹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蜀事及闕去梓丹卒以讓高崇文已而拜晉慈隰觀察使閱歲復自陳所治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瓦屋皆草茨竹椽久燥則戛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者受材瓦於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為

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歲中旱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為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為親廏馮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耶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令當死丹釋不誅卒去乃上書告丹不法詔丹解官

待辨會卒年五十八及驗卒所告皆不實丹治狀愈明後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績他日問宰相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曰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乃詔觀察使上丹功狀命刻功於碑頌之上復問墀丹有子否墀以宙對上拜為侍御史累官為太原節度盧均副是時回鶻已破諸部剽殺塞下鈞欲得重吏視邊宙請往乃自定襄鴈門五原絶武州塞略雲中徧見酋豪視亭障守卒增其廩約吏不得擅侵諸

戎犯者死於是三部六蕃諸種皆信悦召拜吏部郎中出為永州刺史州方灾歉宙斥刺史供用錢九十餘萬為市糧餉書刑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户給之使民知避法自殖州負嶺轉餉艱險每饑人輙莩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羨餘穀以待乏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宙聽民自輸家十相保賦入常先期農民貧多無牛宙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

又為俚民具條約使略知昏禮俚俗大改還為大理少卿歷遷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中卒

論曰昔公劉徹田為糧涉渭取鍛凡所以使民宅爾宅畋爾田故其在詩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言其一時民氣康樂安居作業而暇豫也丹之為政其勤幾與公劉等子宙繼之政績亦殊有足多者再世善治偉矣

崔戎

崔戎字可大博陵安平人舉明經補不學校書郎憲宗稱其才累官諫議大夫會成都有蠻亂詔戎持節為劍南宣撫使戎奏罷稅外畺芉錢綏招流亡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為刺史用戎不取及徙兖海沂密觀察使乃召吏籍所置錢享軍曰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將行吏民擁留塞道至遮詔使請匄戎於天子戎乃以夜單騎遁

去民猶追之不及乃止既至兗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悅歲餘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論曰書稱有猷有為有守猷生於智為生於才而守則其本行也本行不堅而舞才用智以愚其下君子譏焉為其所猷為非古之所謂猷為也然或務赫赫之聲而姑托皎皎之節則容以矯激一時者留貽後弊此其為守毋亦異於古者所云耶戎既不苟得又不苟廉為善不近名以此得吏民心其賢於俗吏遠

矣

盧坦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性勁直鄭滑節度使李復表爲判官有善笛者爲諸將所悦請於復將任以重職坦笑曰大將積勞乃得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年少同列耶諸將皆慙謝復病甚監軍薛盈珍内甲士五百於牙中封府庫衆軍大恐坦勸止之軍乃安及復卒姚南仲代之南仲書生盈珍易之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

中剛監軍若侵之必不受我留恐及禍遂從復喪歸東都為壽安令盈珍果與南仲不相中幕僚多黜死者河南機織未就而賦已及限坦請少展賦期府不聽坦乃敕縣人曰第輸勿顧限違限不過罰令俸耳由是知名入為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還中丞上嘗因赦令禁諸道毋進奉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復有所獻坦劾奏之上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原之不可失信坦曰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

小信失大信乎上曰朕既受之柰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從之以忤裴均罷為左庶子數月出為宣歙池觀察使初劉闢壻蘇彊坐誅彊兄弘宦於晉州亦自免去坦以弘有才行彊從闢時相距三千里宜不通謀奏署判官上曰使彊不誅尚録其才況其兄耶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它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米坌至市估遂平再遷戶部侍郎判度支表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列屯

益兵廣開廢田歲收粟二十萬石河毀西受降城宰相
李吉甫議徙天德𡍲以為城當磧口美水豐草邊鄣所
利若避河流不過退數里足矣天德地壤墝瘠烽候無
所統接若果徙是無故蹙地二百里也陛下奈何省一
時費墜萬世策耶吉甫不悅出坦為東川節度使卒徙
天德師人怨殺城使燕重旰覆其家坦治東川盡蠲山
澤鹽井榷率之籍及吳少誠誅詔坦使兵二千屯安州
坦每朔望輙使人問屯兵家屬有疾病予醫藥屯兵皆

感慰無逃還者元和十二年年六十九卒

論曰重華之屯政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極中受降城岀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歲果倍收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後復請益開田合五千頃法用人七千欲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庶幾兵農兼事務一兩得韓愈以為輸邊之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

若盡從重華之策利難可一二遽數誠哉是言也後世謀所以實塞下計莫便於此者矣是以中唐以還陸贄建議於前韓愈深籌於後可不謂知政務者乎重華之用坦實舉之坦吏績有聲立朝侃侃又表重華以興大利其人良有足多者故特録焉

崔鄲

崔鄲字廣略貝州武城人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中進士第補集賢校書郎累遷吏部員外郎每

擬吏親挾格褒黜必當寔遠無留才三遷諫議大夫穆宗立荒於游畋内酣蕩昕曙不能朝鄴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畜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上動容慰謝遷給事中敬宗初拜翰林侍講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載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少間當親益鄴乃與高仲𩔖六

經要言爲十篇上之以便覲省遷禮部侍郎出爲虢州
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奪吏俸助輸鄘曰吏不能贍
私安暇卹民以府常費代之改鄂岳等州觀察使自蔡
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盜賊顯行鄘修治鎧仗造蒙衝
駛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復觀察淛西遷檢校
禮部尚書卒於官謚曰德鄘不藏貲有餘輙周給親舊
爲治其昏喪居家怡然子弟自化室處庳陋無步廡至
霖淖則蓋而屐以就外位治虢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

涖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號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苦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者也聞者服焉

論曰周禮之論刑典平國亂國其輕重頓殊鄗以儒臣出試外任宜其明於政術知所通變也唐自穆敬以後時事益非矣鄗獨款款效忠婉而有直體黽勉從政不敢告勞可謂靖共爾位君子者歟

史傳三編卷五十四